

打捞乡土记忆的碎片(代序)

任东华



《雁郊原乡》作者简介：

陆亚利，1965年4月出生，湖南省衡南县人（现属衡阳市蒸湘区内的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）。1986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长期从事机关文字综合工作。2014年下半年开始地方乡土民俗散文写作，在《衡阳晚报》专栏发表数十篇，当年即获全国党报副刊作品评选散文二等奖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政治、经济到文化、社会，从城乡建设到自然生态，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到精神追求，都仿佛有着世纪之隔。人们被一种快节奏、高强度与名利化的生活所敲打、所挤压、所沉陷，身不由己。在灯红酒绿、觥筹交错与迷离眼神中，有人忘却来时之路，有人不改一尘不染的初心；在乡村衰微、都市崛起大趋势下，有人伤感、失落与逃避，有人怡然找寻既往的平和、宁静与诗意。

陆亚利先生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聆听了父辈的心酸，亲历了家乡迅捷的历史嬗变。他的老家在雁城衡阳城郊，那里典型地涂抹着那个时代的贫穷本色，留存着乡土乡韵的丰富与斑斓，烙印着生命命运的艰辛与起落。当时代的魔手迅疾地翻过那一页，引导着他如常人一样，为生活、为家庭、为工作、为梦想而忙碌、奔波时，他没有遗忘家乡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赠与，不管是贫瘠的紫色页岩还是淳朴的民俗，不管是荒唐年代的真挚情感还是童趣的盎然兴味，不管是民间奇人奇事还是如诗的原乡韵味，都是无限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成为始终萦绕于心的乡愁文化，温暖和滋润着他的沧桑情怀，抵御着那些无边侵蚀的浮华、虚伪与物欲。《雁郊原乡》就是他在半个世纪的沉淀之后，对过往岁月的缅怀与乡土文化的打捞，对乡民生命的洗礼与赞叹，对乡情的感恩与回馈。

《雁郊原乡》分为“紫色页岩”、“民出于土”、“风俗传袭”、“文荒记忆”、“原乡韵味”、“乡野童趣”、“那人那事”七个部分，以“人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、“物”、“语”为内在逻辑路径，徐徐展开，娓娓道来。以某个叙说原点为中心，又漫延式地窥见那个时代丰富的历史内涵，记忆深处的人与事、情与物，在作者的巧妙叙说、剪辑之下，不由自主地鲜活生动起来。

一、乡梓之“人”。在作者温情的眼光中，故土上的人有的虽已远去，却又仿佛就在身边。他们有的善良、朴实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有的生就个性的缺陷，无力掌握自身的命运。他们在逼仄的空间中翻腾，不懈地抗争着强加的命运安排，却

没有追求过什么崇高与伟大。他们心怀许多微不足道的欲求与愿望，却从未奢望可以实现。在特殊时代的洪流中，他们跌跌撞撞地完成了人生的使命，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留下许多伤感、怅惘与遗憾，让人心生同情、留恋与惋惜。

对乡绅“爆肚子”，作者是这样叙说的：

“爆肚子”真名科良，衡阳板桥陆氏酒赋房人士，生于民国初期。精明狡黠，善于钻营，回乡跟随保甲长，鞍前马后当点小差。保甲长负责保甲自治、官学、税赋、团防事务，有些油水。经常跟着吃香的喝辣的，养得身宽体胖，肚腩很大，得了个“爆肚子”的绰号。——《乡绅爆肚子》

这样一个灰不溜秋、不好不坏的小人物，既在历史的夹缝中如鱼得水，又因革命的烈火作为阶级敌人被镇压，跌入时代浪涛中粉身碎骨，化为沉沙。作者秉持平民百姓对其小善小恶、本性不坏的评价，还原一个真实的、可悲的无名乡绅。

其他如身世坎坷的疯子老王，身怀绝技的乡村医生牛太爷，朴实厚道的补锅匠罗元生，以及三个农家姑娘巧花、小花和半花，他们以各式的面貌、独特的性情、不同的命运，共同地演绎着那个时代乡民的爱恨情仇，折射出原乡的百味人生与生存世相，直教人徒生感慨。

二、乡间之“事”。那个年代乡村生活既枯燥贫乏，又异常丰富，掺杂着艰难生存的伤痛，拌和着无知的沉闷，更多的是琐碎生活的气息，闪烁着乡俗文明的光芒。从车水车水哩哩嘎嘎、战天斗地积绿肥、精耕细作、虫口夺粮、双抢二十日等农事，到圆垛往事、糯米甜酒溢荷香、捞鱼摸虾、卖菜等农村生活场景，从交手与启媒、劝厨和洗厨、地仙吃四方、头灯笼、养牛徕几伴田勘等民俗，到打螺陀、滚铁环、吃子打叉、打弹弓、躲迷藏、踢房子踢毽子、“榨油”与“斗鸡”、抓鸡摸象丢手绢、捉麻雀等童趣，都是那么令人怀想与神往。

与而今的娱乐生活相比，看似单调贫乏，却是那时候农村儿童游乐的真实回放。物质贫乏的年代，人们的智慧无穷，总能最大限度地找寻生活的乐趣，发现生活的美妙。在作者的记忆中，儿时游戏的每个动作、每件事情、每种滋味，尽管不乏苦涩、不乏单调、不乏无聊，但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洋溢着童趣的温馨。孩子们传承祖辈的仪式，发掘生命潜在的活力，从中找到精神寄托。因为童趣，贫瘠的乡间在压抑中变得美丽而亲切。也可以说，作者回望的乡村，遍地是充满韵味的大事、小事，好事、坏事，乐事、悲事，反复演

绎着农耕文明的历史，溯源乡村风俗的来龙去脉。

三、乡土之“情”。普希金曾在著名的诗歌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这样写道：“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将会过去，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确实，即使过去痛苦不堪，但只要熬过去了，总会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感动与美丽，温暖着我们平凡的生命与岁月，从而让我们情不自禁地频频想象与回首。在作者的笔下，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怀恋，是天然去雕饰的返璞归真，犹如向日葵始终朝着太阳那么真实而纯粹，丰富而宽广，深刻与缠绵，朴实与动人，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循。这些情感寄托于《放炮仗》《布谷声声》《父亲的银锄》《排排坐 推糯糯》《糯米甜酒溢荷香》等篇什，尤其彰显于游走在乡村各个角落的各色人物中。无论岁月怎么变迁，这些情感低调、简单而含蓄，深藏于心底而历久弥新，随时都会激发出灿烂的正能量。这些情感会有压抑、有苦涩、有心酸、有血泪、有无奈，却是真真切切的痛定思痛；这些情感也会有欢欣、有等待、有诗意、有满足、有梦想，充盈时光流逝的幸福感觉。

作者不断地切换镜头，善于选择那些细微的事物和情节，加以记录、勾勒与点染，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巧妙地融入其中，形成灵动的历史画面，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乡村生活的无限热爱。《铜钉锤竹管箩》《寻猪草》《六月六 晒丝绸》《小桥眼大水窝》《煤炭涂写的记忆》等篇章莫不如是。

四、乡村之“物”。对故乡的怀念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那些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它们是故乡的身体发肤和滋养子民的营养，也是故乡情怀的源泉。在作者的心中，尽管故乡遍布贫瘠的紫色页岩，却用酸涩的乳汁，艰难哺育了世代代的父老乡亲，培育了一代代子民的坚韧。故乡典型的湘南风土特色，糍合着无尽童趣和乡愁，让他长不大、离不开、忘不了。故乡维系着朴拙的信念与信仰，无论沧海桑田，它的子民依然与故乡的紫色土壤融为一体，承袭敦实的民风，敬重生命，敬畏礼俗，敬仰文脉，生生不息。故乡的山山水水草木在推土机的无情碾压中，已面目全非、难以追寻，却被作者的记忆固化，活在他的梦里。故乡的独特风物场景和地域风格，即使历经岁月的洗礼、蜕变，依然萦绕于作者的心中。游子背井离乡，渴望感恩、回报故乡，永远也无法释怀。

如对于南方表达地名的“塘”，作者娓娓道来：

“塘”为面积不大的水池。在南方广袤的乡野中，水塘星罗棋布，镶嵌在田畴山畔，滋养着悠久的农耕文明。一池塘水，灌溉数十亩农田，维系农民五谷丰登的期盼。一池塘水，饮牛牧鸭，洗衣浆衫，发散安居乐业的气息。没有塘的地

方，稻黍不生，人畜无饮，称不上宜居之地、鱼米之乡。南方雨水丰沛，但汇流江河，难以续用。遥想先民自北向南迁徙垦殖，逐水而居，择江渚河畔者毕竟有限，大都要开塘聚水而居。南方很多自然村落以塘命名，大概渊源于此。有塘必有人居，塘意味着宜居宜业，塘聚集着人丁生机……可以说，塘是南方农耕文明的象征。——《家在一塘二塘之间》

再小的地名和物件的变化，都是人文历史的缩影，蕴含社会心理的流变。作者饱含乡愁情怀，将“塘”追溯、升华为农耕文明的符号，如血缘一般标记于心，割舍不断，亘古不移。无论是宏观地理的“雁鹅雁鹅一字 雁鹅雁鹅人字”，还是微观的“六亩大丘”，无论是自然的“大岭二岭矮岭”，还是人造的“洋货”，无论是无生命的“老物件”，还是有生命的家狗“白子”，在作者的眼中，无情的物，都幻化为顶礼膜拜的对象。他宁愿化身其中，用灵魂与它们对话、交流，默契地物我合一。在《雨母山都看不到了》《见风消与沕眼泥》《堂老树》《河柳河柳》等篇章中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动人情愫，田园牧歌的袅袅余音。

五、乡野之“语”。为了描活这幅湘南的风俗画，作者在语言方面刻意追求凝练晓畅，并熟稔地融入方言土语，搅染乡土气息。所有人物对话、物件名词，均是地道湘语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，倍感亲切，读起来有韵律、有韵味、有韵致，不忍释卷。

如补锅匠的讨价还价场面：
罗元生告诉主妇：“补有得用，要换鼎锅底，三四十灸火，最少要一块五毛钱。”主妇故作惊讶：“该死哒，哪咯贵啊，买只新鼎锅才几块钱？少点啰！”罗元生申辩：“嫂子呃，都是老熟人，往来生意，有喊高价嘞！”“贵哒贵哒，一块钱，补得就补，不补到时候作废铁卖算哒。”主妇以退为进。罗元生以进为退：“咯大面积，铁水钱都不够。嫂子，我这人向来爽快，咯样啰，一块二毛钱，就算起炉顺带。”主妇占了一个大便宜似的，满口答应，生意成交。——《补锅匠罗元生》

正如作者所云，由于报刊专栏篇幅所限，叙说有些碎片化，没有深度生发开来，难以达到酣畅淋漓的顶点。虽然语言总体上略显生涩，但瑕不掩瑜，并不影响我们跟随作者一同鉴赏全景式的地方风情画卷。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，引导读者的思绪缓缓流淌，伴随地道乡言俚语，回归乡村风俗的源头。掩卷随想，无论是否有过这种体验，人们似乎回到引爆乡愁的现场，品尝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，情不自禁地坠入田园梦乡，这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和价值观，善莫大焉！

是为序。
（作者系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、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）